

///烟火人家

## 树生

■李 晓

半夜,月光从窗外照进来,把正屋里斜靠在墙上的锄头照得闪闪发亮。正屋里的农具,还有风车、镢头、撮箕、连枷、斗笠,它们如山中沉默的故人,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,在岁月里苍老着、佝偻着。

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,我睡在树生表叔家的偏房里。夜已深了,我并没有睡着,静静地感受着时间的流淌和岁月的轻抚。年近七旬的表叔早已熟睡,在隔壁屋子里发出沉沉的鼾声。

树生表叔是我父亲的一个小表弟,他的儿子也在城里定居。两年前,在儿子的催促和恳求中,表叔洗净烟尘,进了城。

表叔是个苦命人。苦命人总是被一个又一个苦追着撵着,绕不过、躲不开。表叔38岁那年才结婚。在这以前,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这辈子还能结婚。他不着急,总是那么嘿嘿地笑着。表叔不急,村里干部急。在乡里的一次会议上,乡领导对村里干部说:“你们村里还存在大龄单身汉问题,得赶紧解决呀。”之后,村干部便抓紧时间,四处张罗着给我表叔介绍对象,最后选了一个带着十几岁女儿、人品性格不错的中年女性。“我不着急结婚。”表叔闷闷地说。“你老大不小了,娶个老婆陪你种地,跟你过日子,多好啊!”表叔听了村干部的话,挠了挠头,喃喃道:“我……我行么……”“你咋不行?你肯定行!你必须行!有我给你撑腰!”村干部一巴掌拍在我表叔耸动的肩膀上。

表叔结婚那天,我从工作的小镇赶回去。婚庆仪式由那

位做媒的村干部主持,他宣布我表叔从此“脱单”,并祝福一对新人早生贵子。

表叔40岁那年,儿子来到世间。不久之后,表叔便到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打工——连同妻子、儿子和继女,表叔要拉扯住一个家,光种地根本不行。

表叔51岁那年,妻子不幸罹患子宫肌瘤。表叔得知消息后从浙江坐长途车赶回来。在医院病房里,他把有些褶皱的存折摸出来,拍到桌子上,突然很大声地说:“放心治,有我在!”但由于病情恶化,一年后,我表婶娘还是走了。

表叔的每一元钱,都是在汗水里泡出来的,给妻子治病,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。妻子去世后,表叔就在本地打工。在城里,我有一次去建筑工地看表叔,只见满脸沧桑的表叔正抬着木板准备搭建脚手架。

表叔那被泥水浆敷满的眉毛耷拉着,干瘪的嘴巴紧闭,脸上细密的皱纹像极了树皮上的纹路,整个身躯又瘦又枯——真的如一棵老树!我同表叔坐在空地上闲聊几句,他告诉我,女儿刚在外地城市结婚成家,他给的陪嫁是5万元。他去过女儿家一次,但女儿女婿对他不冷不热,于是他不到两天就回来了。

我那表弟并不善于读书,只勉强上了一个职中后就去了厨子。他结婚时要在城里买房,我表叔没有任何含糊,把自己勒紧裤腰带攒的养老钱全搭进去帮儿子付了首付。

生活的重担,压弯了表叔的腰,他变成了一棵被大风吹歪了的树,却还坚固地站在家乡的土地上。

看着父亲愈发苍老、衰败的样子,表弟很不放心,屡次让

父亲去城里住,还托我去劝说。几番“攻势”下来,表叔终于依了儿子。

可到表叔进城以后,发现儿子和儿媳三天两头发火吵架,甚至当着他的面摔盘子摔碗。儿子儿媳到底在吵啥呢?表叔想不明白。

有一次,表叔在客厅没忍住往地板上吐了一口痰,没想到儿媳看到当场对他发火:“你以为是猪圈啊!”

那天晚上,表叔起床,蹑手蹑脚走到儿子卧室门外,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。他终于听清楚了,儿媳嫌弃他这个不爱整洁的“老家伙”。

表叔顿时全明白了。第二天,他打点包裹回到了乡下老家,除了告知我,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等儿子打来电话,表叔已在老家稻田边背着手“巡视”了。沉甸甸的稻子在阳光的映

照下如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,表叔随手从稻穗上掐出几粒稻谷,放进嘴里,像鸟儿那样嘎嘣嘎嘣嚼起来。表叔终于眉开眼笑,爽朗地叫喊:“熟了,熟了!”他张开双臂,就像一棵大树挥舞着枝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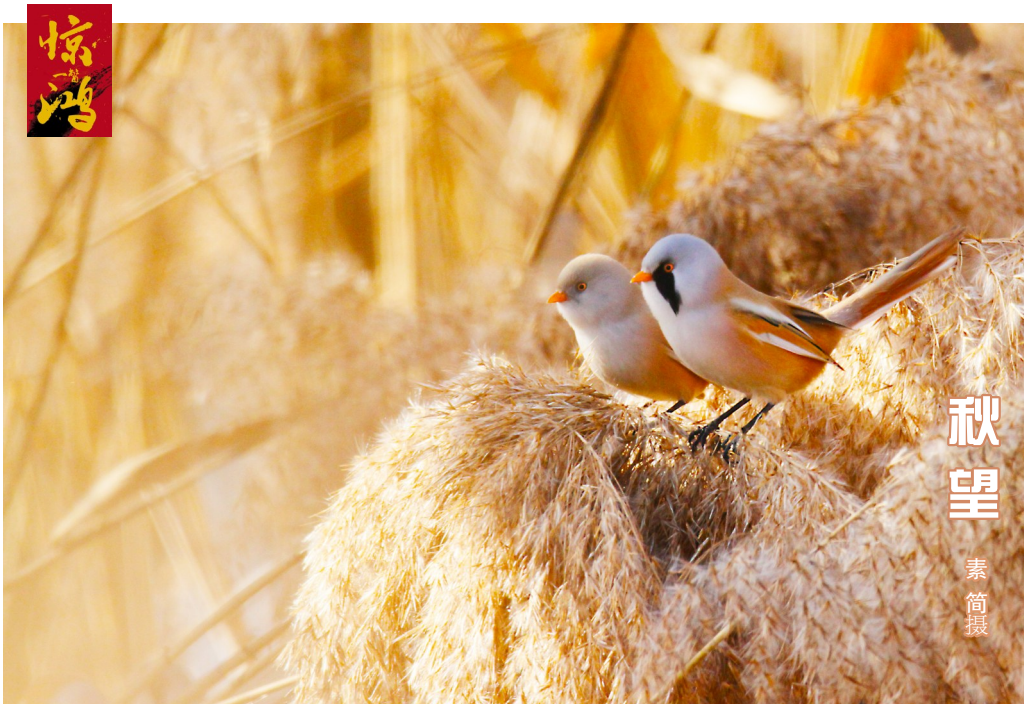
开头提到的,去年秋天的那次,表叔打电话让我回乡,到他那里坐坐。我赶回去,看到表叔在乡里山水天光的浸润下,身子骨似乎变得硬朗起来,身体就像吸饱了水的大树一样鲜活、健康。

那天中午,表叔把煮好的饭菜用大碗、盘子装上,带我来到屋后的一棵黄葛树下。表叔在地上摆好碗筷,斟满一杯酒。他双手合十朝树膜拜,口中念念有词。尔后,表叔把酒倒在地上,朝树深鞠躬。

这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,绞缠着的树干中间有一个黑洞,表叔说是有一年落下的雷电劈出的。后来,在那个洞下边,生发出了新的青翠枝叶。

我同表叔在树下吃菜喝酒,他这才告诉我,那天是树的生日,只要在乡里,他年年都要给这棵黄葛树过生日。这棵黄葛树,是表叔在结婚那年的秋天亲手栽下的,以纪念他与妻子的缘分。妻子过世以后,表叔便有了给树过生日的习惯。“唉,你表婶娘跟我过了十来年,还没享福就走了,我对不住她。”表叔的眼眶里,有泪花浮动。

我拍拍他的肩膀,想要安慰他,却突然发现触感如同摸树一样。我看看表叔,再回头看看黄葛树,发现这一人一树,竟一模一样。我揉揉眼睛,喝了一杯酒,感觉身边有两棵“树”正在生长,秋风掠过,二者似乎还互相说着悄悄话。



我与城

## 幕阜山下桂花香

■程应峰

坐落在幕阜山脉下的湖北咸宁,被誉为“中国桂花之乡”。咸宁桂花以花多、花密、朵大、瓣厚、色鲜、香浓而闻名,且品种齐全,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铁桂、四季桂、月月桂等多个品种。此外,咸宁的古桂独具特色,可考证的百年以上古桂达3000余株,大的桂树需多人才能合抱。

对于咸宁,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节日似的打桂花的场景。人们先把晒垫、旧被单等铺在桂花树下,然后拿一根长

长的竹竿向花朵密集的地方伸过去,接着轻轻摇动长竿,于是便有新鲜的、散发着沁人甜香的桂花一簇簇落下来。爱凑热闹的孩子们总会淘气地拿起小竹竿在一旁鼓捣,这时,大人们总会说:“走开走开,打下来的尽是树叶呢!”在大人们心中,应让桂花树叶自然凋落。若打桂花时树叶掉得太多,来年就很难飘起满树的花香了。

打桂花自然不能总站在地上,树很高,越往上花越密集。爬树是必需的一环,腿脚利索的人,几下便能蹭到树的上部,然后持竿逐片逐片地捣过去。

这时若是起风,桂花便飘起来,站在树下的人就淋了一头“桂花雨”。有一些花是打不下来的,有人说,那是“花魂”,有了它们,是不愁来年花开得不盛的。

我有幸生活在这片桂花盛开的土地上,只要一有闲暇,便会穿大街、过小巷,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如今的咸宁就是一个硕大的花园,道路两旁,一排排桂花树静立悄放,引得人无形中就收敛了凡俗的心思、梳理了杂乱的心境。边行边赏,思维随着桂花的清香弥漫、扩散,对美好生活的美丽想象,也由此舒展开来。

那米粒般大小的金黄色花瓣,以芬芳的姿势撒落在地上,有心之人不忍踩踏,手掬一捧,看上一阵、怔上一回,然后放到鼻下深深一吸,甜蜜的气息便化作了脸上的微笑。

幕阜山脉的秋风,深情款款地吹过来,在这座城市上空轻轻吹拂着,往返盘桓。风,是识香而来的,并试图从这座城市的芳香中多裹一些浪漫的情致带走。更有那潜山脚下的淦河,以它固有的韵律,舒缓地流淌着,为这满城的香甜,也为城市的幸福美好,笑成了一弯浅浅的月牙。它一刻不停地流淌

着,从一种思绪流向另一种思绪,从一种生活流向另一种生活。这满城的芳香泼在这弯月一样的流水中,不知有多少香气充盈的心思,被流水带到了异地他乡,流入了壮阔的长江,甚至遥远的大海。

在向往丛生的崭新时代,桂花的芬芳从来没有止歇过。只是,幕阜山下普通人家打桂花的情景,越来越鲜见了。更多的人有心留着桂花,是着意让它的馨香点缀着我们日益繁华的日子、日益富足的生活,并以此陶冶我们的性情,熏染我们的想象,缔结我们的精神家园。